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第三辑) 主编: 杨晓敏

秋红

聂兰锋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第三辑)

主编 杨晓敏

秋红

聂兰锋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红/聂兰锋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12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第3辑/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903-2

I. 秋… II. 聂…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55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50毫米×1168毫米	印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03-2	定价 144.00元(共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小小小说的优势(代序)

铁 凝

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那么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为要紧。

小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世界上的一些通都大邑,诸如东京、纽约等地,小小小说都很发达。为什么会发达?当然,小小小说不是因为城市大,就自然而然地大起来。日本有位作家一辈子只写小小小说。他有篇小小小说迄今我还印象很深: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弄得非常杂乱,有一天,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小偷来到他家偷窃。当小偷看到屋子里如此杂乱不堪时,忍无可忍,迅速地将屋子拾掇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尔后,给单身汉的家留了个字条,让他以后要保持室

内清洁。小偷什么也没偷就走了。不久前，我去日本访问时，见到了这位专写小小说的作家，问：“写小说时，你是怎么想起这样的情节的？”那位作家说：“我女儿的房间经常那么乱。”

还有这样一篇美国小小说：一个美国人到一家餐馆去吃饭，用完餐后把20美元放在了餐桌上就往外走，快到门口时，服务员把他叫住了，问他用餐后怎么不付钱。这个美国人看了看服务员，什么也没说，又给了服务员20美元。当服务员收拾餐桌时，却发现盘子底下压着20美元。

有许多通都大邑里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越容易发现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作家们都明白，用语言表达不完的，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如今，在许多读者的眼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

目 录

- 1 小小小说的优势(代序) 铁 凝
- 1 清水布鞋
- 5 秋红
- 9 婚姻里的鱼
- 13 香椿芽的香,水莲的莲
- 17 感谢一场雨
- 21 情流感
- 25 天亮就回家
- 29 我应该把刀放在哪里
- 32 老罗疯了
- 36 轮回

- 40 豌豆
- 44 耍家
- 49 梅朵
- 52 浪漫
- 56 心愿
- 60 手
- 64 好大一片山
- 68 花开即花开
- 72 感谢有你
- 76 一件皮袄的折磨
- 79 收藏打火机的男人
- 83 土豆的外遇
- 87 桑奶奶的富贵病
- 90 小小说童话(代后记) 杨晓敏

清水布鞋

清水不和男人在一起的日子到底有多长，男人说不清，清水也说不清，大约比墙角那团绉鞋的麻绳还长好几倍吧。

只记得那时儿子刚入小学，现在儿子都和男人一般高了。

其间，清水的男人三次提出离婚，均未如愿。

所以，如今的男人依然是清水的男人，清水依然是男人的清水。

是归是，那是名义上的。

事实上男人早和别的女人好了。传言说还生了对双胞胎。清水对传言只牵动一下嘴角，笑笑，也信也不信。

传言又说，那女人是清水的小表妹，就是前两年在清水家帮清水看儿子的那个，扎着两只羊角辫。那几乎还是孩子，有时

候羊角辫还是清水给扎的。男人总是有能耐，这样的羊角辫也能给梳理成女人。清水对这样的传言依然是牵动一下嘴角，笑笑，再笑笑。也信也不信。

传言还说男人为了羊角辫跟人打架了。把对方打成了重伤。公安到处逮他。这个传言清水嘴角纹丝没动，信了。当年男人为了清水也跟别人动过刀子，被逮进去了。清水拼钱拼关系就差拼姿色，将男人救出来，将自己嫁过去。

一晃儿子都能扫地了。时间比女人的衰老还要快。

羊角辫会像当年的清水一样去拼钱拼关系甚至拼姿色把男人给救出来吗？不知道。清水心里没底。不过清水是不会了，清水得养儿子，哪有功夫管那闲事。

清水没想到男人选择了逃。离家的那个晚上，男人抛下清水的最后一句劝说和儿子的哭喊，带走了所有的积蓄，连儿子一年级的学费也没给留，影子一样消失在黑夜里。

从此，清水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清水原是一家国营皮鞋厂的技术工，厂子不景气，清水曾提出建议改做布鞋，建议没被采纳。清水就辞职自己做起了布鞋。

清水的布鞋周身上下都是纯植物，纯棉，纯麻。一个线头也不掺假。

这就是清水，别人说了清水你真死心眼儿，千层底里用腈纶料，绗鞋省针，节约成本。

清水又牵动了她的嘴角，笑笑。那样的布鞋不养脚，反倒臭脚，不好。

清水依然用上好的纯棉纯麻滋养着小城里男人女

人的脚。

清水的布鞋小有名气了，来买鞋的人很多，比鞋还多。买不到鞋的就急。清水不急，一天就做三十双。想穿清水布鞋基本上都得预订。

有些大老板模样的人就腆着肚子说，清水，需要多少工人，我给调度，咱把清水布鞋做大做强；清水你出技术我出场地，咱也弄个全国连锁加盟店；清水，申请个专利，注册个商标，生意上的事情，不光靠技术；清水，清水……

清水再一次牵动她的嘴角，笑笑，又笑笑。做鞋得从容，一针一线，一丝不苟，脚的舒适完全是得了手的功夫。多了就滥，质量保不准呢。

清水依然每天做三十双布鞋，养活着自己、儿子和三个工人。着急的那些人，让他们先急着。

又一个着急的人来了。羊角辫。要买布鞋，说怀孕了急着穿。

清水上下看了她一遍，没觉得她身子有多笨，可能月份还小呢。笑了笑说，两天取鞋。

羊角辫再来的时候，一双精致的布鞋摆在玻璃柜里。清水告诉羊角辫，这是特制的孕妇鞋，你第一个穿，不收钱。这鞋帮用的是弹力棉，鞋底也做了加厚，孩子月份大了容易肿脚，一般鞋就穿不上了。我做了这个尝试，希望你有空过来，告诉我你脚的感受，以后清水布鞋里就多一个品种。

羊角辫眼睛就红了，表姐……

清水笑笑，闭一下眼睛，都，还好吧？

羊角辫终于忍不住，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表姐，这

东躲西藏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他说跟我反正没登记，想怎样就怎样，他让我做掉这个孩子，我不，这几年我都做了四次了。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清水看着泪流不止的羊角辫问。那羊角辫已变成了直板烫，单薄的黄毛丫头也丰胸肥臀了。

我要跟他结婚，反正你们也不在一起了。

清水从玻璃柜的最下面拿出两双没打码号的男式布鞋，让羊角辫挑一双给男人。羊角辫端详了半天觉得两双差不多，有一双好像两只不太一样，难怪，能工巧匠做鞋两样嘛，于是就选了另外一双。

清水淡淡地说，你选的是四十一码，他穿四十二码，而且他右脚大拇指那儿有个孤拐，所以我把这只做了特殊处理，你带给他吧。鞋合不合适，脚最清楚。

秋 红

“谁第一个举手，我就嫁给谁！”秋红的话才说了一半，秃子就高高地举起了手。挨着秃子的王二根又举了手，又有三十多名青壮年举了手。秋红的牙都痒，她睁圆了双眼，对着人群里的王二根大声骂：“王二根你个窝囊废，这辈子你就输给秃子吧你，我这就搬到秃子家去，悔死你！”秋红气得跺脚，秃子心里美得像吃了蜜。

第二天，花儿一样的秋红就嫁给了秃子。才十七岁。第三天，秃子就吹着口哨参了军，去了前线，去打小日本儿，和王二根，和那三十多名举手的青壮年。

.....

秋红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娃，娘在秋天的玉米地里正劳作着就流了满地的血，然后生下她。有年纪的说好啊好啊这是红毡

小说典藏精品

铺路，是福。爹却不咸不淡地说又养了个赔钱货。娘就陪着笑脸说女娃一样下湖种地。爹的旱烟锅子一磕，屁！干一个钱的活儿赔十个钱的本儿。

秋红就憋着一肚子气。憋着一肚子气长到十七岁的秋红，偏偏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段有身段，干起活来更是胜过男娃。最是撩人的是她的大眼睛，水汪汪的，会说话。下湖的路上，瞅了谁家的小伙子，谁家的玉米地一准被锄得寸草不剩，滑滑顺顺。顶数王二根家和秃子家的地最滑顺了。要说这秋红的目光对王二根还有点含情脉脉，对秃子则是不折不扣的“瞪”。王二根生得清秀是公认的好，但木讷。秃子人还算出挑，可他调皮、逆反，秋红也不讨厌他，但他是秃子。王二根有板有眼，秃子不讲规则；王二根辗转反侧睡不着盘算着明早给秋红家挑水了，秃子呢想也不用想，天擦黑就给人家挑满了缸。

其实嫁给谁并不是秋红心上的事儿。秋红的活道数第一，莫说女红，粗重的肩挑背扛、碓捣磨碾，样样拾得起放得下。虽人人夸赞，但秋红还是憋着一肚子气。秋红盼着干出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证明自己彻底不是赔钱货。

那是抗日战争最紧的时候，前线的火药味已呛到了秋红的家乡，邻近的几个村庄已组织了队伍支前，秋红的村里还没动静，不是小伙子们怕死，他们怕再也见不着秋红的大眼睛。这可急坏了满脑子“大事儿”的秋红。于是，一个秋日的黄昏，秋红约了二根，俩人草垛旁秘密商讨，秋红一脸严肃地说王二根，这事儿不像挑水那么简单，明天的参军动员大会，我话一出口你就第一

个举手，千万不能让秃子抢先。王二根真诚地点点头：秋红你放心。秋红就把一枚穿了红丝线的铜钱套在二根脖子上。二根从兜里掏出一把酸枣在衣襟上搓了，挑一颗最红的送到秋红的嘴里。

既然第一个举手的是秃子，秋红就没有理由去回味酸枣的滋味。秋红只希望她亲手做的军鞋恰巧穿在了秃子脚上或是二根脚上。夜是那样的长，睡不着秋红就想，想王二根的手咋举得那么慢？还睡不着秋红就想秃子的手咋举得那么快？想不通。想来想去的日子就像沂蒙山一样绵延悠长，秋红硬是把日本鬼子给想跑了，把国民党给想到台湾去了，也没想出个结果来。

援朝战争结束的那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三，是灶老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傍晚的农家已时断时续地响起了鞭炮声。秋红端了洗菜水向门口泼去，却泼出了一串“哈哈”的笑声，“秋红，十年不见，你的见面礼真是解乏呀，我赶了一天的山路，这菜的清香味儿，闻着舒坦着哩……”拄着拐棍儿的秃子突然停止了说笑，因为他看见秋红丢了盆子正朝自己摸来。

.....

被窝里，秋红讲着“眼睛的故事”：那次战役打得很吃力，到处都是受伤的八路军，我一连背了四名伤员藏到地瓜窖里，还想出去找点水，刚出窖子口，谁知“轰”的一声，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秃子说秋红你很勇敢，你的眼睛还是那么好看。秋红说仗都打到咱家门口了，还能等死呀？接着秃子开始讲“腿的故事”：我和王二根在一个连。打了一仗又一仗，许多战友都牺牲了。子弹飞向二根时，一枚铜钱救了二根；子弹飞向我

时，二根就扑向我，我丢了一条腿，二根却丢了命。就让我腿永远陪着二根吧，二根才是真正的英雄。二根把铜钱给了我，他说是你给的，他还说你喜欢吃酸枣，然后就合了眼。

秋红听了，泪水就盈满了眼眶。秋红抚摸着铜钱，脑海里是那个秋日的黄昏，那遮挡秘密的草垛，那颗深情的酸枣……良久，秋红喃喃的像是自语：二根的手咋举得那么慢……

战场上也不曾流泪的秃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秋红，是二根让我先举的手呀。秃子紧紧地搂住了秋红，呜呜地哭。

婚姻里的鱼

—

鱼不爱阿三。鱼爱大胡子。鱼嫁给阿三
是为了成全大胡子。

但整个毛笔巷的人知道阿三和鱼的，
都说，阿三和鱼，那可是一对甜蜜的人儿。
别看张三李四恋爱七八年，结了婚照离不
误；人家先结婚后恋爱，一样美满幸福。

阿三是毛笔巷的坐地户，小混混儿，腕
后跟一帮小弟兄。正事不干，专吃毛笔巷的
店面，一百多个店面，大多数租给外地人。

大胡子是画家，也是外地人，在毛笔巷
的巷口有一间字画装裱店，门面朝大街，严
格说不属于毛笔巷。所以阿三从来不找装
裱店的麻烦。其实装裱店就是在毛笔巷的
中间挡住阿三的去路，阿三也没啥意见，因
为装裱店里有个会裱画的小姑娘，鱼。阿三

顶喜欢鱼，但阿三不说，只是每天到店里转转，碰上鱼不忙就闲扯两句，忙，看一眼就走。

阿三就是在鱼不忙的时候遇见了大胡子的奶奶。刚要跟鱼闲扯两句，一个老太太就急火火地来到店里。老太太说她是太胡子的奶奶。

太胡子的奶奶对鱼说，姑娘，你模样儿好，找啥样儿的都好找，可是我们家苏洁已经残废了，你可以给我孙子裱画，可不能破坏他的家啊。

鱼说奶奶，谁是苏洁啊？我听不懂你说啥。

太胡子的奶奶抹一把老泪，作孽哟，看来你啥也不知道。苏洁是我孙媳妇儿，她不愿意跟我孙子离婚就跳楼了，摔坏了腿喽。

老太太呜呜地哭起来。

鱼听太胡子说过他是奶奶带大的，鱼可从来不知道有个苏洁。

那一刻，鱼异常冷静。鱼说奶奶，你说咋办就咋办。

奶奶说，两条路足以让我孙子死心。一是你离开，从此不见他；再是一星期内把自己嫁了。一个星期后我孙子从香港回来，你把事情办妥，不要影响他开画展。

是阿三送太胡子的奶奶回去的。

第二天阿三老早来到装裱店，鱼依然在店里给太胡子裱画，那是一幅泼墨山水，阿三不懂画，看上去黑糊糊的一团墨块，实在不觉得美，不像裱画的姑娘鱼，一眼望去，从发梢美到脚后跟。

这是鱼给太胡子裱的最后一幅画。

鱼打算裱完这幅就回自己的老家，从此不见他。她只能这样，她没有能力一星期内将自己嫁了。